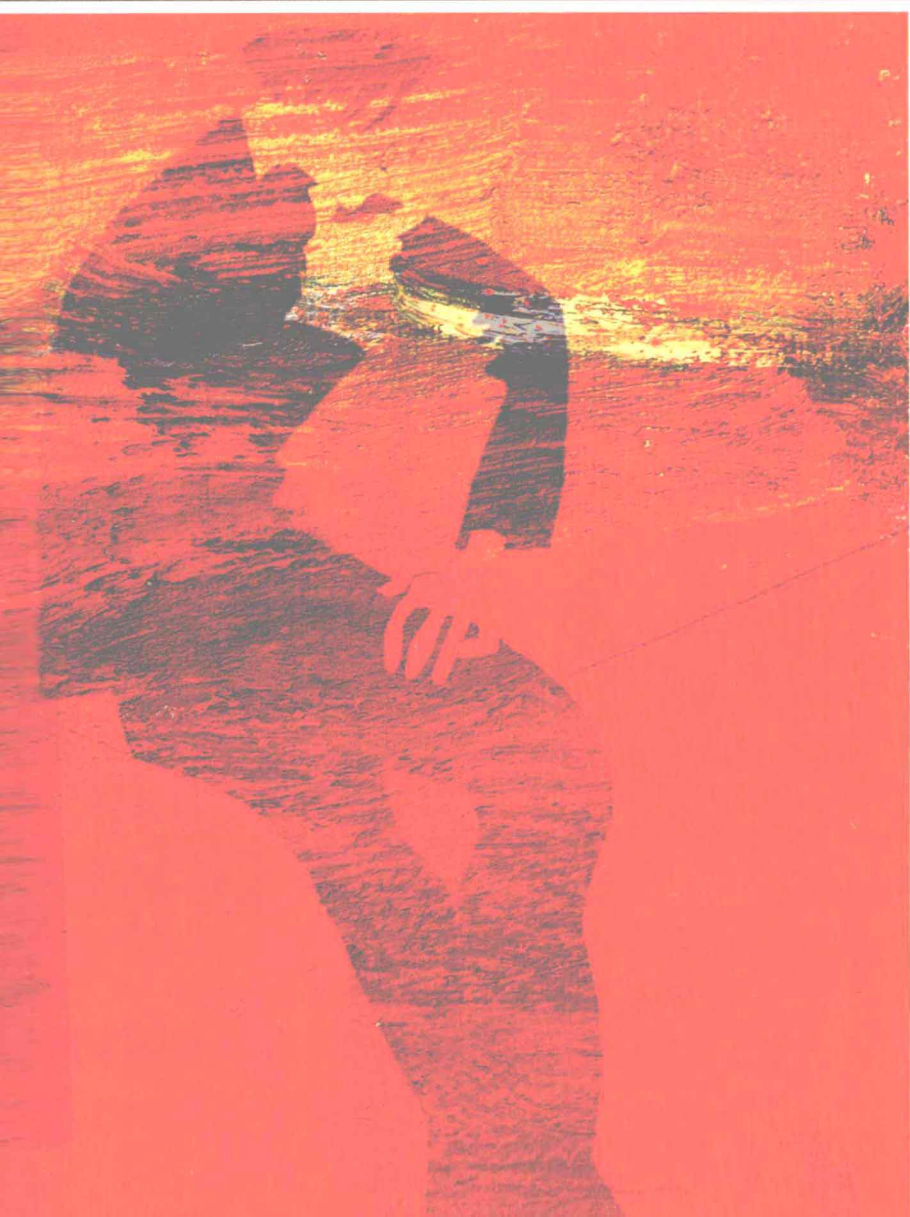


诱惑

○胡绍祥 著



许多
有才华的人
在官本位的诱惑下
只为
自己建立了
单一的人生价值体系
人活着只为当官
似乎
当官是人生惟一的
价值体现
一旦失去
则如天顶之灾
在官员岗位上
形成了
唯唯诺诺
胆小怕事
保守唯上
简单机械的人格特征
欲个性张扬
探索创新
求真务实
则要吞吃
升迁无望的苦果
对官本位的顶礼膜拜
不能不说
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而这种悲哀
还在如火如荼地蔓延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诱惑

○胡绍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诱惑/胡绍祥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039-3086-1

I. 诱…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383 号

诱惑

著 者 胡绍祥
责任编辑 董 耘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版式设计 廖安亚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7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3086-1/I·1425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1

下午的全局干部大会让我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和坚决，连我自己都是始料不及的。

人的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是一项浩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要了结它，却再容易不过了。我的自杀决定是在瞬间做出的，确切的时间，就是在局长念完留用人员名单之后。我想好了自杀的方式，就是从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上跳下去。至于自杀时间，我选择在明天早上的上班高峰，在班车陆续开进机关大院的时候，我从办公楼的楼顶飞身跃下，十八层的高度足以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道弧线会像闪电一样打进全局同仁的脑海。

下午的干部大会是揭锅会。已经酝酿半年之久的干部精简工作，在会上有了明确的结果。主持会议的孙局长宣布，凡是念到名单的人就是留下来的，没有念到名单的是要听候重新安排的。孙局长的话把台下五百多人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去留如生死，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瞬时鸦雀无声，和法庭

上的宣判毫无二致。

名单是由一把手黄局长亲自念的。按照惯例，凡遇重大事情，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一把手都要亲自出马。黄局长满嘴的湖南口音，因为抽烟过多还略微沙哑，但这并不妨碍听众对他所传信息的准确捕捉。自从上级下达了干部精简工作精神之后，除局级领导之外，每个人都把心揪紧了，把耳朵伸长了，深恐屁股下面的金交椅不翼而飞。想想看，本来是国家机关干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当官的，坐在威风八面的办公大楼里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时不时的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换点灰色收入；下去视察时，前呼后拥，个个神气活现，老百姓谁敢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唯唯诺诺，那种心态，比过去的皇差逊色不了多少。忽然间，要被轰出办公大楼，干部身份没有了，手中的权力没有了，也要变成低眉顺眼的老百姓了，这不啻于是从天堂掉进地狱，谁能接受得了？不接受也得接受，起码一半人要接受，这是此次精简的硬指标，除局领导班子成员之外，一半人要离开公务员队伍。学习文件，开会讨论，人人表态，什么大政方针，顺应民意，服从安排，这些盛产在嘴皮子上的时代产物，一时塞满了大小会议室和各种文件。人人故作轻松，满不在乎，但就是无心工作，心思都用在了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上。于是，白天当正人君子，晚上找局领导送礼，已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时尚。好在黄局长是个聪明人，为了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减少麻烦，他下了一道命令，宣布谁送礼就曝光谁，谁被曝光谁就失去留任资格，送礼之风这才戛然而止。

我没有给谁送礼，心态比天安门广场还坦然，我有十二分把握，此次精简与我无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官要讲学历和资历。论学历，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金料毕业生，拿的是文学学士学位；论资历，我毕业后就分到了政府机关，以三十岁的高龄从办事员开始做起，二十年间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而且在处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九年。对我惟一不利的因素是年龄，已经五十岁了，在全局处长中年龄是最大的。但年龄大不要紧，可以往上升嘛，升到局级干部，年龄就不算大了。

凭着我的资历和能力，当个局级领导干部不成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当局长对我来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能力在全局有口皆碑，如果有哪个副局长退休或暴病身亡，由我去接替他的位子，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所以，我不着急，不送礼，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就连我在K部当司长的老婆，都屈尊给我出主意，教给我如何走门路，并且拿出五千块钱，让我为自己的前途做必要的投资。我觉得处长的位子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关心的是再往上迈一个台阶的问题。我担任的是综合处处长，这个位子离副局长的位子是最接近的，按照以往的惯例，除组织外派来的，副局长都是从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提起来的。但现在向局长提出我往上迈台阶的问题肯定不是时候，有一半人要下去，我突然上去了，这不是找骂吗？俗话说得好，沉住气不少打粮食。等全局干部精简工作一结束，我的升迁问题肯定会提到议事日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会议的。当黄局长的湖南话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的心情丝毫不紧张，周围的人都把身子挺直了，有的还掏出手绢不停地擦脑门子上的虚汗。我靠在椅背儿上，像稳坐钓鱼台上的姜太公。在我的预料中，黄局长应该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但他没按我的意图来，沙哑的声音已经响了十分钟了，随时有可能打住，可我的名字还没出现，这使我颇觉奇怪。我把身子也坐直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但这个小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黄局长的话结束了，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像死一般寂静。突然间，死的念头犹如一只魔爪攫住了我的灵魂。我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堂堂的七七级北大毕业生，一个有口皆碑的处长，怎么可能就这样被精简了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惟有用死亡来嘲笑这个笑话，且让我的身体划出的弧线制造出更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也不晓得自己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当我一路走来时，虽然遇见不少人，却没有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我重重地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用手捂着脸，听着房间里的人互相告别，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被遗忘了，由高高在上的处座，变成了被人视而不见的废物。实际上，就在下午开会之前，我的手下对我还是巴结、谄媚、诚惶诚恐

的，惟恐哪点得罪我，被我反映上去，成了精简对象。我不会告谁的黑状，我希望全处每一个人都能留下来，毕竟大家共事多年，即使没有多少感情，也有同舟共济的默契。事实证明，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全处十个人，只有我这个处长被下岗分流了。每个人在告别时都多了一份欣慰，说不定还要到外面找地方庆祝一番。还是我的副手，已被宣布留用的毕勋毕副处长，在离开房间时对我表示了关切之情：“老宋，别想那么多了，快回家吧。”

004 我的眼泪顺着指缝流了下来。“老宋”，说得多自然，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毕副处长还是一口一个宋处长呢，他在任何场合对我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来就没有开口叫过我老宋。现在改口了，改得那么潇洒神气，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是一副上级领导的口吻。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知道一个人的称谓变化意味着什么。姓后面带长的，肯定还在台上，长前面如果有副字，也不能叫出来，谁要是叫出来，肯定是找不自在，特别是下级和外面来办事的人，要是犯了这个忌，下级就会被穿小鞋，外面来办事的就会碰钉子；如果把长去掉了，在姓后面加上老字，就说明此人是有点来头的，原来干过什么要职；在姓前面加上老字，那就不用担心了，原先顶多是个处长，现在也没多大戏，尽管叫就是了。我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我就由宋处变成了老宋。虽然我老婆一直用老宋来称呼我，但当我听到原先的副手如此称呼，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我听到房门响了一下，房间里除我以外已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悲哀地望着已被夜色吞没的办公室，想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在奔腾咆哮的时代激流里面，我是一个踏浪飞舟式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每年的全局工作总结吧，八年来都是出自我的手，局长虽然换了三个，但个个都对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竖大拇指。要知道，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工作总结，等于是给局长的乌纱帽上了保险。我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人的生命没了价值，要它还有何用？夜色中传来隆隆的雷声，我离开了办公室，顺着楼梯向楼顶爬去。

2

通向楼顶的小铁门没有上锁，宽敞的楼顶是平日里锻炼的场所。我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劲的夜风迎面扑来，犹如地狱里刮来的阴风，使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等风从我身边钻过之后，我迈步走上楼顶，小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像是专门给我敲响的丧钟。

楼顶的四周是半人高的女儿墙，对于身高一米八的我来说，跨过这道死亡门槛轻而易举。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离明天早上八点半的上班时间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十二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写遗书，也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手机已经关掉了。

想起家人，我最惦念的人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母亲出生在京西煤矿，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矿主的父亲。我对父亲已没什么印象。听母亲讲，父亲是十五岁那年下的井，背了二十年的煤，在三十五岁那年得肺病死了。那一

年我才两岁，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刚出世的弟弟。矿上寡妇多，男人们活过四十岁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三十岁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是找不到男人的，除非她抛弃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男人就没有活路可走。母亲不想抛弃孩子，她是矿工的女儿，在满世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生生走出了一条活路，五个孩子居然都长大成人了。

她用矿上给的抚恤金买了三只羊，一公两母，让十岁的大女儿带着弟妹们放羊，她找到矿上，要补男人的空缺，下井背煤。矿主起初不答应，下井又苦又累，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说，不让下井，她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矿主的房门口。

母亲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说，苦和累那就别说了，背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筐，要走上四五里路，有的时候还要爬，一天要走上七八趟。她最害怕的是出事故，瓦斯爆炸、冒顶、塌方，这些事故经常发生，动不动就要人命。她不怕死，她怕死后无人照顾她的孩子。

母亲背了一年煤就赶上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母亲进了矿上的食堂。靠食堂里剩下的残羹剩饭，她喂养着身后的五张嘴。

母亲背煤的经历我没有记忆，但母亲往家里带剩饭我却记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装剩饭的，里面有窝头块、馒头皮、碎烙饼什么的，上面盖着一块碎花蓝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母亲的柳条篮子能让我的眼睛放出光来。

放羊的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开始是三只羊，后来变成了五只、十只，在我五岁那年，三姐把放羊的鞭子交给了我，我带着三岁的弟弟，赶着羊群，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上学后，又把羊鞭传给了弟弟。

弟弟接过羊鞭后就没放下，他像羊一样喜欢山清水秀的地方，似乎他就是它们中的一员。上学时他把羊群赶到学校附近，用一条大黄狗看着，课间休息时还要跑过去看看。弟弟勉强上了三年学，实在经不住羊群的诱惑，就溜出了教室，直到现在还在京西煤矿周围放牧羊群。

我的三个姐姐在长到十六七岁时纷纷出嫁了。大姐嫁给了一个卖山货的，

二姐跟一个河北的煤贩子走了，三姐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去了东北。三个姐姐隔上三五年就回来一趟，带着各自男人家乡的土特产，和母亲同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矿上食堂一直干到退休，母亲退休时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了家乡。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母亲产生依恋情结，甚至觉得母亲土气。母亲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逢清明必烧纸钱，二是逢除夕必多添一副碗筷。她说，这两天父亲的魂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我觉得母亲的习惯荒唐可笑，曾劝过母亲，结果被她好一顿骂，说我没良心。

自从我上小学后，我就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别人需要家长、老师督促，我不需要，我像蚕一样不停地啃着书本。对知识的强烈占有欲使我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学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年级第一，而且保持到初中毕业。我记不清到底得过多少张奖状。初中毕业那年，我以门头沟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最好的高级中学男四中。校长亲自来通知这个好消息，说我将来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可惜“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碎了我读高中的梦想。

那一天，我爬上学校后山，站在山崖边，面对静悄悄的山野失声痛哭。骄阳无言，山风呼啸，雄鹰盘旋，时光在这里似乎万古不变。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知识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却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十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世界了解了许许多多，我崇拜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都是在离开家乡后干出一番事业的。一种走出家乡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念头早已在我心中滋生出来。我不是不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为它做点什么。但是现在全完了，我的理想如天上的白云被狂风吹散了。

弟弟赶着羊群漫游过来。他的羊群有一百多只，甩着羊鞭，吹着口哨的他逍遥自在得像个神仙。他对我呆立山崖边大吃一惊。我们兄弟俩平常很少说话，因为我一门心思看书，他对羊群情有独钟。但在这样的特定场合相遇，兄弟俩就不能不说话了。

“哥，你咋的了？想干啥呀？”

“来看风景，好多年没上来了。”

“那你哭啥呀？”

“风吹的。”

“别扯了，我知道你是因为上不了高中才哭的。你可别想不开，出了事，咱妈可受不了。”

“我能出啥事？”

“你瞧你站的地方，头一晕不就栽下去了？”

“我的头不会晕的，只是心里难受。”

“难受啥？不就是上不了学吗？上学有什么好？你看我，不活得挺好吗？”

“你不知道我的理想，我想干大事，没有知识什么也干不了。”

“啥大事？我看放羊就不错。”

“我要是想放羊，就不会把鞭子交给你了。”

“哥，这么的吧，你先和我一起放羊，就当是散心，等将来有机会读书了再去读。”

我接受了弟弟的好意。我不想参加红卫兵，红卫兵像从疯人院跑出来的一群疯子到处打砸抢，说是不砸烂旧世界，就创造不出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不明白世界为什么非要红彤彤，而不是五彩缤纷。如果世界只有一种红彤彤的颜色，那就太恐怖了。大自然既然是色彩斑斓的，为什么还要靠人的意志来改变呢？

我和弟弟像小时候一样，晨起暮归，赶着羊群，在家乡的山水间游荡。这一游荡就是三年。简单的生活，不用思考的日子，使我的身体得到很好的发育，当我接到矿上通知，要我下井挖煤时，我已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十九岁那年，我沿着父母走过的巷道走向了地球深处。原先我想拼命学知识，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结果被证明是徒劳的，我想为世界做点什么的抱负，只能从挖煤开始了。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下矿时的情形，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想起来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母亲最先起的床，做好了早饭。早饭很丰盛，是三个

馒头，一碗稀饭，一碗红烧肉。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吃，气氛有些凝重。我想让母亲相信，这只是我当矿工后的第一顿早饭，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是最后一顿。虽然矿上经常出事，但不会和我发生关系，我相信自己不会一辈子挖煤，还得干点别的，老天爷不会让我早早离开人世的。可这些话我不敢说出口，和煤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忌口，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会遭报应。

吃过早饭，母亲送我出家门。走了一百多米，我劝住了母亲。我现在是个大男人了，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母亲站住了，把饭盒递给了我，叮嘱道：“跟在师傅后面，好好学着干，别逞强。”

“知道了，您回吧。”我故作轻松地回答。不就是下井挖煤吗，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只不过我比别人多些悲凉。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应该正在北大读书。我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北大是无数志士仁人寻梦和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梦想，中学时代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读书。北大现在没有人读书，我只好留在家乡挖煤。

母亲的叮嘱带有预见性，我幸亏是跟在师傅后面，否则我在下井的第一天就将永远留在那个漆黑的世界了。

我和师傅，还有十几个工友，坐着缆车来到距离地面三千多米远的掌子面，一路的风驰电掣和磕磕绊绊，使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当然也没必要搞清，只要记住哪条巷道不能走就行了，这是师傅说的。师傅已经在井下干了二十年，不敢自夸对蜘蛛网一般的巷道有多熟悉，只是谦虚地说基本了解，包括了解巷道和煤层构造，了解如何辨别和躲避危险。师傅说，要珍惜自己这条命，挖煤就是挖煤，犯不上把命搭上，煤黑子的命也是命。

我觉得师傅是个哲学家，懂得付出和给予之间的关系。跟着这样有头脑的师傅干，母亲的担心就属于多余了，保证出不了问题。事实上，问题肯定会出，关键是如何面对。在地球的心脏挖东西，地球的感觉肯定不舒服，耍耍脾气，出点难题，是在所难免的。

问题发生在快下班的时候，我正打着风钻，师傅突然喊停，然后就叫大伙儿快跑。一种沉闷的声音，夹杂着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传来了，像是死神

的脚步声。我想拽着风钻一起跑，风钻却像被焊在了煤里。面对保护集体财产和个人逃生的选择，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呆立在死神面前。师傅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胳膊，拼命往外跑。身后传来一阵巨响，一股激流打在了我的后背上。要不是师傅拽着，我肯定趴下了。而一旦趴下，就会被死神踩在脚下。

我跟在师傅身后拼命跑，一直跑出危险地带，坐上缆车。师傅点了一遍他带的人，见一个不少，才放心地靠在了车帮上，闭上眼睛休息。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师傅太伟大了，他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个和死神搏击的高手。

走出井口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还有许多矿工的家属。母亲的眼泪流下来了，拽着我不放手。我告诉母亲，是师傅救了我一命。母亲感谢师傅。师傅说，嫂子，你谢个啥，师哥当年还救过我一命呢。听师傅一说，我才知道，师傅是父亲的师弟，而且有生死之交。

矿工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单调而沉重的体力劳动，充满危险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生存方式，使我的身体异常结实，心态却敏感多疑，只有会躲避危险才能生存下去，这是师傅告戒我的金玉良言。我每天都在实践着师傅的话，外表像牛一般，心里却装着一只机警的兔子。所以，当七年后我彻底告别矿工生涯，走向北京大学校门时，竟然毫发无伤，而和我同时当上矿工的十几个同龄人，有三个已离开了人世。

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的形式结束了。我敏感地预测到，大学校门将要向有志青年打开了。下班以后，我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书本上，准备机会来的时候拼一把。母亲觉得我老大不小了，应该说个对象，踏踏实实过日子。弟弟都结婚有儿子了，把羊倌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我不甘心，找对象不是要紧的事，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要想让自己离开噩梦缠绕的矿区，只有靠考学，当兵都不成，复员后还会回来。考上大学，才能找到更能发挥我价值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京西

煤矿。我回绝了各路提亲的，也不让母亲张罗，而是一门心思扑在课本上。我找到原来就看好我的老校长，借来了全套高中课本，在长夜孤灯的陪伴下，刻苦攻读。

正像某位聪明人所说的，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了。魂牵梦萦的北大，终于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在考场上，我找到了上北大的感觉，不是用笔，而是用心来答卷，结果从京西煤矿一步跨进了北大校门。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这张薄纸使我的生命再也不用在漆黑的巷道里游荡了，我的价值将在北大得到提升。我终于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更有价值的事情了。虽然年龄大了一些，已经快二十六岁了，但未来的路还很长，还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前途依然不可限量。

3

想起走进大学校门时的豪情壮志，我现在只有苦笑的份儿了。黑漆漆的夜空传来隆隆的雷声，几道闪电划过，天空响起霹雳，豆大的雨点砸在我脸上。我不想躲，也没必要躲，一个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还在乎暴风雨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是多少人呼喊过的豪言壮语，我现在也想呼喊了。

那时能够走进北大校门的人，几乎都喜欢抬起头，眼睛往天上看。天上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是啊，上百万的考生，能有多少人走进北大优美的校园呢，不过千八百人，又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中文系的学生呢，不过百十来人，说他们是天之骄子一点不为过。

大二的时候，我的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成为当时伤痕文学潮中的一篇力作。我写的是我的师傅，一个具有哲学家思想的煤黑子。小说和实际情况的最大差别是，小说主人公因为用哲学观点分析社会的阴暗面

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最后在瓦斯爆炸中死了。而我的师傅还活得好好的，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虽然他也说过对社会的不满言论，可没人揭发他。

这篇小说使我在北大中文系成了知名人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的。不少人向我打听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小说送到编辑手里的。我告诉他们，是通过邮局邮寄过去的。没有人相信，在别人的怀疑中，我把小说一篇篇寄了出去，换来了一张张汇款单。小说证明了我的才华，而我的外貌是无需证明的。一米八的个子，虎背狼腰，七年的矿工生涯打造出满身的肌肉，再加上一副坚毅的面孔和成熟的年龄，使我浑身上下洋溢着男子汉的丰采。从上大一开始，我就不断地接到情书，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北大才女，向我频频发动爱情攻势。我的脚下春潮翻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接到情书我从不回复，对所有向我主动进攻的才女，我全部采取了冷处理。我对自己充满自信，相信我的那一个肯定会出现在身边，而我在见到这个人的刹那间，将产生触电般的感觉，至少是眩晕感。惟一让我感到自卑的是我的出身，矿工的儿子，而且本人当过矿工。我的大部分同学不是高干子弟，就是有个当教授的老爹，要不就是有海外关系。好在血统论在大学校园里并不吃香，同学们都在靠自身的努力打天下。

上大四的时候，让我产生眩晕感的姑娘终于出现了。我已苦等多年，当初那些向我发动爱情攻势的姑娘们多数已另有所爱，我至少有半年没接到求爱信了。没有情感方面的骚扰，我可以把全部心思放在读书和写作上。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作品频频见诸报刊杂志，我自认为自身的价值也越来越高。但是，社会是复杂的，评价一个人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在校园外的社会变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校园里也是热浪滚滚，什么民主竞选啦，什么地下刊物啦，什么学生社团啦，各路风流人物纷纷登场，吸引了相当多的同学的注意力，一时间学校偌大的图书馆都变冷清了。

那天傍晚，我把书包留在图书馆就去吃饭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近在咫尺的对面，坐着一个女生，我在无意中望了一眼，那种期待已久的眩晕感顿时以爆炸般的速度占领了我的全部神经末梢。她终于出现了，

上帝赐给我的天使终于在这夜幕低垂的时刻来到了我的身边。我闭上了眼睛，沉醉在眩晕状态中。图书馆里有很多空位，而她偏偏坐在了我对面，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我睁开眼睛，端详着对面的女生：浓黑的披肩发，鹅蛋形的脸，白皙光洁的额头，长长的柳叶眉，大大的杏核眼，小巧端正的鼻子，薄薄的淡红色嘴唇，稍稍倾斜的双肩，胖瘦适中的身材，还有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有些无法控制自己了，真想冲过去，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我已经等你太久太久了。

对面的女生似乎被我灼热的目光烫了一下，抬起头莞尔一笑。这一笑，犹如放过来一股高压电，差点将我击倒。我呆若木鸡的样子一定非常好笑，那女生的笑容扩大了，嘴张开，马上要笑出声来，她立刻捂着嘴，放下手里的书，起身就往外走。这是对我的无声召唤，我跟着起身追了上去。

女生跑到图书馆外面，弯着腰，哈哈大笑起来。我站在她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她在笑什么。片刻之后，女生直起了身子，我估计她的个头有一米七。

“你在笑什么？”我好奇地问。

“笑你啊！”她说。

“我好笑吗？”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看见你了！”

“我是那么可怕吗？”

“不，是……”

“是什么？”

“想知道吗？”

“当然想了。”

“那我就说了，你可别被吓着。”

“说吧，吓不着我。”

“是可爱，我心目中的爱人就是你这个样子。”